

遥远的金竹寨

陈 见 尧



内 容 说 明

在我国西南边疆，居住着兄弟民族苦聪人。由于长期遭受反动阶级的残酷迫害，建国前他们已濒临于绝灭的境地。

这部小说，描述了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和边防军，组织工作队，深入原始森林，克服种种困难，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阴谋，解救苦聪群众的感人情景。作品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。苦难深重的苦聪人民从此一跃进入了社会主义，同全国人民一起走上了光明大道。

作品塑造了解放军连长赵俊舟，工作队员普喜庆、米索以及亚娣、旺保、李沙、扎朵等苦聪群众的形象。小说情节动人，语言流畅，富于亚热带地方色彩。

封面设计：溪 水

遥远的金竹寨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198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9 $\frac{5}{8}$

1978年8月北京第1版 197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2658

定价0.59元

年轻的边防军连长赵俊舟，跨着一匹纯栗色的川马，顺着陡峭的拉翁河河谷走下来。那马显然已经习惯边疆的道路了，在沟沟坎坎的崎岖山路上，很自如地踏着蹄。当它走到遮勐河边，踏上一条平坦的铺着细沙的大路时，便迅速改换了步伐，拨开四蹄驰骋起来了。立刻，一棵棵蓬蓬伞盖的芒果树和荔枝树旁边，腾起了无数土黄色的斜斜的尘柱。

强健的骑手，丝毫不顾惜奔马的体力，一个劲催它快跑，一径跑到离遮勐河与曼水河汇合口大约半华里的营房前面，才猛然停了下来。

赵俊舟翻身下马的时候，马背上冒着一股白白的蒸气。他的上衣拧得出水来，额上的汗珠有几点洒落在铺着阳光的台阶上。他在门口稍稍停了停，随即就轻轻地走进团首长的屋子。

谢团长正在专注地看一幅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。当他转身看见赵俊舟时，便连忙走过来，紧紧握住赵俊舟的手，爽朗地说道：

“小赵，你是驾着斤斗云来的吗？我还估量你要天黑才能赶到呢！”

赵俊舟微微地笑了笑：“首长，有紧急任务么？”

谢团长看着面前这个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小伙子：精悍结

实的身材，象岩杉树一般稳重，草绿军装上的腰带紧紧扎着，两只衣袖高高卷起，从帽沿下露出的眼睛，闪射出一种恳切的光芒。他那股充满着青春朝气的劲头，使你一接近他，就感到热喷喷的。谢团长不禁笑道：

“哈哈，你呀，就爱抢冲锋，抢挑重担子！来，喝口水，看看这个！”

他倒了一杯开水，递给赵俊舟，又领着赵俊舟走到地图前面，一边指划着，一边说道：

“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祖国遥远的西南边疆！这儿，就是哀牢山脉中间那条著名的河流，红河，纵贯在云南省的南部。从这儿，横过红河中游的曼耗渡口，往南，跨过金平双金桥，穿过遮勐坝子，再登上你刚刚从那里下来的老黑山，就是靠近国界线的边境地区了。这些地方，你大都是到过的，一定熟悉吧！”

赵俊舟点了点头。一年前，也是攀枝花和野樱花盛开的初春季节，部队挺进大西南，追歼蒋残匪，他就凭一双铁脚板，跋涉过这儿的山山水水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这老黑山一带，位于哀牢山脉南部的山群中，层峦叠嶂，蜿蜒绵亘数千里，远远望去，它好象是一架竖起的屏幕。山下，是一条接一条不宽但却十分秀丽的峡谷平原；山腰，展现出一片连一片层层叠叠的梯田；而群山的顶端，则是一线墨绿色的原始森林带，全覆盖着茂密的亚热带林木，森涛起伏，林海呼啸，有着一一种与北国风光迥然相异的壮丽奇景。

谢团长似乎知道赵俊舟正在惦念着那座原始森林，深沉地说道：“小赵，经过这一年来的调查了解，已经证实：就在那一障高高的老黑山上，大约八十多华里宽，七百多华里长的原

始森林里，散居着一种叫做苦聪人的少数民族！”

“苦聪人！”赵俊舟的眼睛更加发亮了。这个亲切的名词，立刻引起了他心中的回响。

“是呀，苦聪人！”谢团长带着一种感情深厚的音调说着：“他们是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，逼得无路可走，不得已住在原始森林里的。他们世代代，过着一种经常迁徙不定的生活，砍树烧林，刀耕火种，木棍戳洞点玉米，兽皮树叶当衣裳，没有固定的耕地，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。生产十分落后，生活十分贫困，他们简直还处于原始社会状态。可是，那些反动阶级，土司官，国民党反动派，不但长期迫害他们，还硬把他们当作‘野人’，肆意歧视、欺压，使得这个人数很少的民族，已经濒临于绝灭的境地！”

这时，电话丁铃铃地响起来。谢团长中断了谈话，走过去，拿起听筒。

但是，赵俊舟的眼光，却没有离开地图上的那条细线。他的眼前浮动那座原始森林，心里禁不住卷起了巨大的波澜。就在今天早上，他奔来营房前不久的时刻，在那群山顶端的原始森林里，他正巧就看到了一个谢团长提起的苦聪乡亲！

清早，赵俊舟和巴哈寨的一位哈尼族向导一起，要到一个瑶族聚居的寨子去，布置军民联防工作。他们顺着森林边缘一条长满茅草的山路走着。

那位哈尼族向导普喜庆大爹，虽说上了五十多岁年纪，却是个很风趣、很活跃的人物，性格十分豪爽。他把赵俊舟当作知心的亲人，半点也不拘束，一路上有说有笑。当山路刚刚折

进一片树林的时候，普喜庆老爹忽然站住了。他指着前面一片灌木丛，活灵活现地说，那里藏着一对鹌鹑。他要赵俊舟坐下来歇一会，等他去捉了那对小野物来。

赵俊舟知道这位老朋友喜爱狩猎，微笑着同意了。但他并没有坐下来歇息，却好奇地向着森林深处信步走去。

一条弯曲细窄的小溪，在一片浓郁的植物丛中流淌，发出潺潺的响声，并在许多大树中间蜿蜒地向前延伸。

赵俊舟顺着溪流走着。溪边没有路径，全覆盖着肥绿深密的野草。走进草丛，齐膝以下，就被草柯遮没了。有时一脚踩进水里，立刻“啪”的一响，从草丛中喷出许多水点来，溅到身上。只一会儿工夫，鞋子和裤管便全湿了，粘人草也在军服上散布了许多茶褐色的点点。

一线春日的阳光，从一些宽阔的树叶缝里，斜斜地透射下来，温暖地照在他的军帽上。军帽上那颗五角红星，显得分外鲜艳，明亮。

树林真是一幅刚刚涂了颜色的新鲜的图画。

森林中粗大的树干，挺拔地伸向天空，互相挨得很近，用枝条亲密地交挽着。肥硕宽阔的树叶，十分浓密，重重叠叠，交织得宛如绿色的宫殿一般。许多一两抱粗的大树，从上到下，几乎都被野藤子串满了。数不尽的古老的藤条，粘着一层釉绿色的苔藓，毛茸茸的，从树干绕上去，又蔓延到树枝上，再和树枝上那些柔软纤细的树须一起撒下来，千丝万缕，整齐地垂吊着，好象编织得很精致的门帘一样，这一幅，那一幅，交错地排列着，山风吹来，飘飘摇摇，发出铿铿琅琅金属般的响声。就这样，一层层大树，一幅幅藤帘，造成了一种极为

深远的幻觉。虽然你看不到多远，但你的眼前却显得那么深邃，那么丰富，有那么多应接不暇的东西。地上的植物，好象是挤着生长出来似的，都显得特别肥硕，特别潮润。野芭蕉的叶子，象一把把大伞一样，一片就罩住一大块地方。野山芋也不甘示弱，把那一片片象蒲扇般的大叶子，摇得直响。各种花花草草，挤得紧紧的，使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很厚的绿色的植被，显得十分丰腴、茂盛，十分柔软、鲜嫩，十分生气勃勃。

多美好的土地啊！

赵俊舟情不自禁地赞美起来。

但是，就在这一瞬间，他忽然觉得，有一个什么意外的声音，在耳边微微掠过。他连忙停住脚步，细细一听，一种悠扬的乐声，从溪流前面的树林里传来。他立刻想到了竹笛和洞箫。但这比竹笛的声音柔和，比洞箫的声音却又清脆。特别是吹奏者显然带着一种抑郁的感情，使乐声显得那么沉重。他隐隐地记起来，前几天在巴哈寨布置军民联防的时候，听一些哈尼族青年吹过一种叫做“把乌”的乐器，似竹笛而又直吹，似洞箫而又短小，虽然制作简单，却有一种特殊的韵味。可是，在这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深处，有谁在吹奏把乌呢？

这时，他心里忽的一热，莫非是苦聪人在吹奏么！自从他来到边寨，听说这一带原始森林里住着苦聪人以后，便总是想念着那些从未见过面的苦聪乡亲。他热烈地盼望着，要是有机会遇见几位苦聪乡亲，好好谈谈心，告诉他们反动派已被打倒，人民已经解放了，那该多好啊！

他加快脚步，朝着那声音走去。约摸走了两丈多远，猛地感到前面有个什么影子晃了一下。他急忙睁大眼睛，向前注

视。这一下，真使他愣住了，就在几十步开外的地方，他蓦地看到了一个人。

那是一个奇异的人。

那人背对着赵俊舟，坐在溪边一株折断的粗大的枯树干上。他的一只脚抵住一块大石头的尖角上，另一只脚悬在溪水上，不时踢着溪水。他的两手藏在胸前，好象捉住一个什么东西一样。把鸟的声音，正是从那儿传出来的。

赵俊舟清楚地看见他的背影。他上穿一件哈尼妇女习惯穿的那种蓝靛布衣衫，下着一条几乎变成茶果色的裤子，只是都很破旧了，一条条碎布片儿象竹叶般摇曳着，连手臂都露了出来。他的旁边放着一个用藤篾编织的浅黄色的袋子。他没有显眼的头饰，很长的头发，似乎编成了辫子，但有许多却散乱地披在他的肩膀上和脊背上。这一切，都是那么令人感到心情沉重。只有在那乌黑的头发中间，斜插着一朵粉红的野花，才使人意外地觉到了一点青春的气息。

“苦聪人！”看着眼前那个十分贫苦的背影，赵俊舟又喜又急。喜的是：时常叨念的事儿有着落了，总算遇到一位苦聪老乡，一开口就可以搭上话了，这真叫人高兴。急的是：怎样去和他接近呢？他懂不懂汉语呢？我一叫唤，会不会把他惊跑呢？这个一向冲锋陷阵，英勇强健的解放军战士，禁不住紧紧地皱起眉头来了。

忽然，那把鸟的声音骤然停住，那个苦聪人猛地转过头来。赵俊舟觉得眼前一亮，一下就看清了那个脸面。那是一个苦聪姑娘。黝黑的脸，在散乱的头发中显出圆圆的轮廓。一双大眼睛，黑亮亮的，直射出惊诧的目光。

赵俊舟再也顾不得思考了，连忙亲切地喊道：

“苦聪老乡！”

谁料，就在这一刹那间，那苦聪姑娘好象受了惊的岩羊一样，一把抓起藤篾袋子，一纵身便跃上了那块大石头。

但她太慌乱了，还未及站稳便想跑，一失手，那藤篾袋子竟从石头上掉落下来。袋子里面的东西，立刻散开去，许多野果子，东一个，西一个，到处乱滚；一把弯刀，“当”地一声砸在溪边的石子上；一支小把鸟，也掉在一丛刺柯里。

“呵！”苦聪姑娘惊叫了一声，紧张地望着。可是，仅仅几秒钟，她那么果决地转过身，什么也不顾，一扬手，拨开一丛拦在面前的树枝，飞快地直往树林里冲去。

这当儿，赵俊舟早跨过溪水，奔到大石头下面，急匆匆拾起弯刀、把鸟和野果，迅速放进藤篾袋子。他随即纵身登上石头，一看，却见那姑娘已经远远地跑到前面去了，身影在树林中一闪一闪的。

赵俊舟急了，紧跟着追了过去，一面大声地连连喊着：

“老乡，站一下！苦聪老乡！”

他的喊声是那么响亮，在深密的树林中间回荡，激起了远处无数山峰的回音。

但是，那苦聪姑娘一步也没有停，并且越来越快地向树林深处跑去。她一会儿闪过这一棵树，一会儿又绕过那一棵树，尽力要摆脱这个陌生人的追赶。

赵俊舟一心想和这位苦聪姑娘搭上话，紧紧盯住她的背影，高一脚，低一脚，跟着赶去。他赶了一阵，突然听得后面有个熟悉的声音，急促地喊道：

“赵连长，快闪开！注意弩箭！”

赵俊舟十分警觉地煞住脚步，将身子往旁边一棵大栎树后面一闪。仅仅一霎眼工夫，当他再向前面看望时，那苦聪姑娘早已无影无踪了，却只见普喜庆大爹气喘吁吁地站在面前。

“普大爹，快喊话，一个苦聪老乡！”赵俊舟连忙拉住普喜庆大爹，一边说，一边又要往前面赶。

普喜庆大爹却使劲地把他拉回来，脸上显出惊讶的神色，大声说：“还追？赵连长，人家要开弩射箭啦！”

“呵！”赵俊舟一怔，他刚才只看见那苦聪姑娘在一棵大树边停了一下，并没有看见她在做什么。

“赵连长，真危险！”普喜庆大爹心有余悸地比划着说，“我捉到鹌鹑跑来找你，只见你一个劲儿直追，没留心那人躲在树后，正架起弩来瞄着你哩！”

赵俊舟一边听着，一边望着苦聪姑娘停留过的大树那里，思索着说：“那怎么又没有看见射过什么箭来呢？”

“这个——”普喜庆大爹搓搓手，说：“不管有没有射过箭来吧，我可是看准了她架着弩的！千真万确，就象白布上看见蓝靛印子一样，看得准准的。不过，幸好没有射过来。要是射过一箭来，伤了哪个地方，那可就麻烦了！”

赵俊舟却并不在意什么弩箭，他眼前只闪动着那张惊诧的脸。他皱着眉头，紧紧拿着那个藤篾袋子，望着那苦聪姑娘奔去的树林深处，十分惋惜地说：“普大爹，要是你早来一步该多好。你用哈尼话招呼她，就说是我们解放军来了，她一定会站下来的！”

他和普喜庆大爹商量了一下，就把那个藤篾袋子挂在一

节树枝上，想着苦聪姑娘可能会拿去的，这才转回来。

从那个时刻起，以后在瑶族寨子布置好军民联防，然后返回巴哈寨驻地，一直到接到团部的命令奔来营房，赵俊舟的眼前，总是显现着那个苦聪姑娘的身影。现在，谢团长一提起苦聪人，怎能不叫他心情激动呢！

谢团长接完电话，又回到赵俊舟的面前，也显得心情很激动，说道：“毛主席最关心少数民族。全国刚刚解放的时候，毛主席就亲笔写下了‘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’的题词，派出了大批慰问团，到边疆看望各少数民族。现在，毛主席知道这一带原始森林里，还有一种濒于绝灭的苦聪人，又教导我们尽快组织苦聪工作队，尽快找到苦聪乡亲，帮助他们迅速摆脱原始落后的生活状态，定居下来，和我们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。”

赵俊舟心里一阵暖热。伟大领袖毛主席，操心着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大事，却还看到了这座遥远的原始森林，还想到了苦聪乡亲，真是人民领袖爱人民，领袖和人民心连心。他不禁激动地说：“那太好了，首长，我们赶快行动吧！”

“金平县委已经行动起来了！”谢团长扬了扬手，说道，“前天县委杨书记亲自到这里来，和我们商量，要我们边防部队紧密配合，迅速组织力量，进入原始森林，开展苦聪工作。团党委研究了，要尽快和县上一起组织一支苦聪工作队，由你带领，从巴哈寨这边进林，先疏通关系，摸索经验。县委很支持，杨书记刚才又来电话说，他们正在找向导，派卫生员，还调了大量物资，并且，决定派一位名叫张金光的同志，担任副队长。”

赵俊舟听到这里，不禁插话道：“张金光，名字好熟呀！”

谢团长说：“听说是一位边疆通，本地干部，做民族工作很有经验。”

赵俊舟记起来了，高兴地说：“对啦，在一次民族工作的会上，他还介绍过一个傣族寨子的民兵经验呢！”

谢团长爽朗地笑道：“你看，县委点的将，还有错！还有，你们营长说了，让三连二排长刘杰，跟你当助手。”

赵俊舟笑了笑：“大个刘，好，我们过去常在一块的！”

谢团长也微笑道：“对，我听说你们是老搭当：抢渡长江，你们坐一条突击船；奇袭蒙自机场，你们在一个突击排；这次苦聪工作队，你们又在一起了，那就要更好的配合！”

赵俊舟说：“是，我们一定团结战斗。”

谢团长紧接着说：“对，应该这样！你、张金光、刘杰三个都是党员，就组成工作队的党小组，在县委和团党委直接领导下，开展工作。”

赵俊舟点头应道：“是！”

谢团长又叮嘱道：“小赵，这是第一个苦聪工作队，人马不多，时间又紧，任务可是很艰巨的呀！过去，反动统治阶级歧视迫害苦聪人，在我们和苦聪人中间，制造了种种隔阂，使得苦聪乡亲长期和外面很少来往，很不信任外面的人。加上这是个崭新的工作，不知还会有多少新的情况，新的斗争呢！”

赵俊舟坚定地 looking 团首长，有力地 说道：“一定完成任务！”

谢团长说：“我们相信你会做得很好的。你有这个条件。你在追歼残匪的时候到过原始森林，又在这一带搞过军民联

防，情况熟悉，有群众基础，而且——”

他本想说：你是矿工的儿子，是共产党员，有觉悟，有深厚的阶级感情，这些都是根本的好条件。但是，他没有说这些，却说道：“好吧！小赵，你先休息两天，再到县上去，把人员和物资准备好，然后出发。”

赵俊舟的心情，怎么也不能平静。夜深的时候，他还站在营房前面的遮勳河边，遥望着对面老黑山顶上的原始森林。虽然，森林沉没在浓重的夜色里，可在他的眼前，却是那么清晰，而且，好象很明显地映衬着那个苦聪姑娘的身影。前些天，他心中的苦聪人，还只是一种蒙蒙胧胧的想象，现在，一提起苦聪人，却有着一个具体的形象了：散乱的长发，褴褛的衣衫，忧愁的面容，惊诧的眼光……一切都叩击着他的心。苦聪姐妹啊，她向那深密的树林跑去了，她被那浓冽的冷雾吞没了！她此刻奔跑的是一条怎样坎坷崎岖的道路？在她前面等待着的，又是一种怎样贫困苦难的生活呢？！

赵俊舟的心，隐隐作痛。一个苦聪姐妹的命运，紧紧地系在他的心上。不，那系在他心上的，不仅是一个苦聪姐妹，那是一个民族！一个灾难深重，濒临绝灭的民族！苦聪乡亲，他们受够了迫害，受够了穷苦，受够了磨难！他们正在渴盼着民族的解放，正在呼唤着阶级的友爱啊！

这时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教导，在他心房里震响起来：“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，是革命的队伍。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，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。”

他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。他在心中激动地说：毛主席啊

毛主席，我一定要把您的指示送到森林中去，一定要把您的话，尽快地告诉苦聪乡亲！

二

雨量充足的亚热带森林地区，终年多雾。雾气从密集的树丛中渗出来，汇集成一团一团的，在树林里沉重地翻动着。有的游出树林，沿着峡谷向河坝滚去了；有的漫过树顶，升上天空，融进铅色的云块了。但是，新的雾气却又从那密林中渗出来，永远也不会枯竭。

绿色的原始森林，好象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海。在那无数峡谷中间，一个很陡的箐壁上，藏着一块很小的坡地，大约只有两丈来宽，三丈多长。坡地前面，是一条很深的箐沟，繁茂的树木交织成一个无底的笼子；箐沟的流水，从那里发出巨大的冲击石头的吼声，显出一副冷森森的可怕景象。坡地后面，是一障陡峭的岩壁，奇怪的岩石象许多凶猛的野兽一样，虎视眈眈地蹲在那里。坡地四周，密挤挤地围着又高又大的树，顶上似乎只剩下一块背箩口那么大的天空了。坡地显得很冷浸，很潮湿。那些生命力十分旺盛的亚热带植物，刺柯、灌木和野草，毫无顾忌地生长着，任性地堆积着，拚命地竞争着要占领这块坡地。

就在这十分偏僻、狭小、荒芜的坡地上，竟然会有一个显然是用来住人的小棚子。

棚子搭盖得再简陋也没有了。它仅仅用四根手腕粗细的

麻栗树干，埋插在一棵两围粗的大青树和一棵高达十余丈的栎树中间，算作立柱；四面又用藤子紧紧绑着几节树条，做成横梁，这就构成了整个房子的支架。然后，在支架的周围，又用许多细竹片和细树枝，编扎成罅隙很大的墙壁。而支架的顶上，则横横竖竖地乱扎了一些树条儿，再铺盖着一厚层竹叶、芭蕉叶、斑茅草，还有一些野芋叶、草果叶。那些树条子和树叶子，虽然大都已经软缩了，但都还呈现出淡绿色，显出这棚子顶多才不过一两年的历史。

大青树的两节枝干，象鹿角一样叉开，垂下来几十根长长的树须，一面拂扫着棚顶，一面滴洒着晶莹的水珠。树顶上有两个鸟窠，时常漏下几点鸟粪，掉在棚子顶上，留下一点点白印子。棚子的四周，都有一层层野芭蕉和野草卫护着。即使是晴天，人们在五十步外是不会发现这个棚子的，何况雾气不时笼罩着它，就更难感觉到它的存在了。

山风刮得树叶“哗哗啦啦”直响。远处鹧鸪鸟不知疲倦地鸣叫着。小山雀活泼地追逐着，噪闹不休。松鼠不时从树干上梭下来，在棚顶上玩一会，弄得芭蕉叶子沙沙乱抖，又自由自在地爬上树去。

在这一阵嘈杂的森林声响中，棚子显得更加孤独。只有间或传出的一阵阵微弱的咳嗽声，才透露出棚子里还有人住着。但是，处在这样一座绿色的森林大海的底层，那咳嗽声实在太低弱了，太微细了。

忽然，那芭蕉叶棚子颤动起来，“哗啦啦”地响着，好象有谁在使劲地摇晃它一样。随即，那一扇用细树条子编扎起来的小门，“喳”的一声开了。过了好一会，从棚子里慢慢腾腾地

钻出一个人来。

那是一个苦聪老人。他佝偻着腰，不住地咳嗽，显然病得很厉害。他身上穿着一件又旧又破的蓝靛布单衣，银片都掉光了，布色也变灰了。下面那条破旧的土布裤子，裤口很大而且很短，连膝盖都没有遮住。他的胸前斜挎着一块长长的黄麂子皮，由于没有硝过，脱了一些毛，显出杂花斑白的样子。他腰间还系了一条很窄的野山羊皮的带子。看来，他是想把衣服扎得紧一些，暖和一些，不料那撕裂的布片，飘飘拂拂，反将那瘦削的肋骨露了出来。在这雾冷风寒的深林里，他穿得何等单薄啊！

那苦聪老人十分吃力地走动。他虽然拄着一节很粗的树棍，但走起路来，却还是歪歪倒倒的。他慢慢地走出坡地，下了一个土坎，又在树林中趑趄趑趄地走了许久，最后便在一棵粗大的董棕树旁边停下来。他背靠在董棕树上，仍怕自己摔倒似的，又背过一只手去，用那干瘦的、刻满皱纹的手指，紧紧抠住那古老的、也象刻满皱纹的树干。树干上清晰地显出一些光滑的印迹，那显然是被他用脊背和手指摩擦出来的。他曾经有多少次，这样倚靠在这树干上啊！

他直到站稳了身子以后，才慢慢地抬起头来。在那瘦削苍老的脸上，一双细小发红的眼睛，突然睁大起来，直瞪着他面前那黑洞洞的森林深处。他的眼光是那样焦灼，那样惶恐，那样急切。这时，只有那棵跟他一样苍老的董棕树，才很清楚这位贫穷病弱的苦聪老人陈旺保大爷，是在渴盼着他最疼爱的女儿外出归来！

他的两片干枯的嘴唇，颤抖地咂了一会，随后，便轻声地、

喃喃地说着：

“怎么……还不……回来！该回……来啦！”

没有谁跟他答话。几只雀鸟在他的头上飞去飞来，追欢逐乐。

“怎么……还不……回来呀！”

旺保老人自言自语地反复念着。不知念了多久，也不知念了多少遍。他的眼光更焦急了，他的嘴唇更哆嗦了。森林深处，依然没有什么动静。只有树叶“沙沙”地响着，好象是在谈论他，同情他。

“哐——哐——”他的咳嗽声更急促了，他的腿也更颤抖了。他的脸上显出十分痛苦和慌乱的神色。他失望地摇摇头，最后向远处望了一眼，松开那抠住树干的手指，沉重地转过身子，拄着树棍，仍旧朝芭蕉叶棚子走去。

他的步子十分艰难。每跨出一步，他都要停一停，好使身子平稳下来，免得掼倒下去。直到颤颤巍巍的站稳以后，才又缓慢地跨出第二步。

就这样，旺保老人一步一停地走着。当他刚刚走了几步，猛然间，在他背后的森林深处，象云雀的啼啭一样，响亮、清脆，一个喊声急促地传了过来：

“阿爸——”

好象一道强烈的亮光，猛然在眼前耀过。旺保老人全身震动了一下，那么快地转过身子，喜悦地、大声地惊呼起来：

“亚——娒！”

象一只小鹿儿从森林深处蹦出来一样，那个叫亚娒的苦聪姑娘，飞也似地奔到老人身边。她将披散到胸前的几绺长